

畢修勺譯

根賴·斯蕾岱

世界書局印行

左拉小說選集

給妮儂的故事

定價國幣八元

給妮儂的新故事

定價國幣七元

蒲爾上尉

定價國幣七元

娜蕙·米枯倫

定價國幣七元

岱蕙斯·賴根

定價國幣七元

瑪德蘭·費拉

定價國幣八元

譯者

畢修勺

發行人

張靜江

出版者

世界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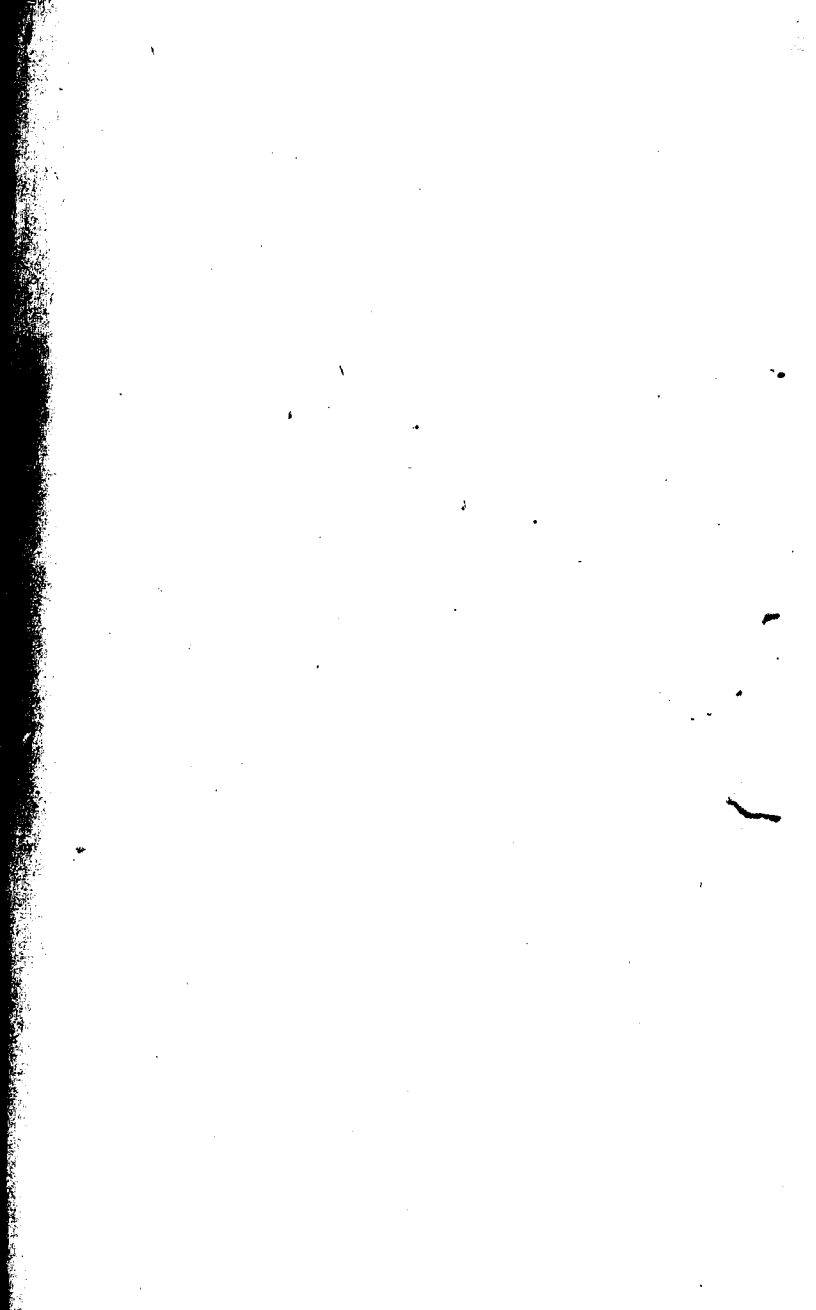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

世界書局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

岱
蕾
斯
·
賴



在該納歌路盡端，人們若從碼頭方面走來，可以看見新橋街，一條狹小而暗黑的廊，自馬塞琳街通到塞納河路。這街堂至多只有三十步長，兩步寬；它鋪着破爛與動搖的淡黃色石板，時常發出強烈的濕味；直角地蓋着的玻璃頂上面，覆着一層黑的塵垢。

夏天晴和的日子，當熱鬧的太陽燃燒着街道之際，一種淡白的光線從髒的玻璃頂下來，微弱地曳映在這狹小的街堂裏。惡劣的冬季，空際瀰漫着濃霧的那些上午，玻璃頂把齷齪與醜陋的陰暗，投射在潤滑的石板上。

左邊，開着幾間店鋪，低矮而黑暗，簡直像被掘在這裏一樣，發出洞穴的寒冷氣息。裏有舊書商，兒童玩具商，紙版製造商，他們商品的陳列，罩滿灰塵，模糊地沉睡在陰暗中。由小玻璃塊組成的窗櫺，使貨物映出奇特的淡綠反光；再過去，在貨櫥的後面，暗黑的

舖，絕像淒慘的洞窟，只有奇怪的陰影在那裏面蠕動。

右邊，沿整個的街堂，立着一堵高牆，對面的商人們把許多木櫥貼靠在牆邊；有些不知名的物品，大概從二十年以來就被棄在這裏的貨物，循着醜陋與塗褐色的薄板，陳列在櫥內。一個賣假珠寶的女商人就安頓在這樣的一個木櫥裏面；她在那裏出售十五銅子一個的銅戒子，她把戒子很細緻的放在桃心木小箱裏面的一層藍絨上。

在玻璃頂上面，牆仍向上升着，它是烏黑的，塗着粗劣的灰土，好像散滿麻瘋瘡似的，到處都是醜惡的疤痕。

新橋街不是遊散的地方。人們只爲避免迂迴，節省幾分鐘的時間，纔走這條狹道。只有忙碌的人，一心只想走得快，不願意轉變的人，纔高興經過這裏。在這裏時常可以看見身上繫着圍裙的學徒，帶着工作物的工人，以及許多老頭子在玻璃頂所投下的陰慘暮色中，拖着脚步在行走；成羣的小孩子，從學校裏出來，急忙的跑到這裏，以木屐踐踏石板，鬧成一片煩擾的聲音。整日都是不正常的脚步踏在石塊上，發出震動與急迫的尖聲；任

何人都不說話，任何人都不停留；各人都忙於自己的工作，很快的走着，不向店舖投射一瞬的目光。開店的人們總以不安的態度注視着這些行人，最難得的是有時簡直像神蹟出現似的，居然有幾個閒人，在他們的貨攤前面，停了下來。

夜裏，衙堂由三盞裝在笨重與方形燈罩裏的瓦斯燈嘴照着。這些吊在玻璃蓋下的瓦斯燈，向上面的玻璃蓋，投射紫黃色的亮斑，並讓慘白的圓形微光散在它們的四周；它們閃爍地顫動着，彷彿一霎時就要熄滅似的。衙堂確實有着偏僻兇險地的淒慘景象；大的陰影伸展在石板上，潮濕的氣息，從街道上吹來；人們或者可以說，這是一個地下的墓道，模糊地亮着三盞喪燈。商人們對於夜間的光亮，就以瓦斯燈嘴投射在他們玻璃窗櫺裏的微光為滿足；他們只在他們的店舖裏燃點一盞蓋着燈罩的油燈；他們平常總把這盞油燈放在他們賬台的一角，過路的人們因此可以辨出這些白晝也被黑暗侵佔的洞窟深處，究竟有些什麼東西。在店門的淡黑線上，紙版商的玻璃窗發着亮光，兩盞礦石燈，以它們的兩道黃光穿破黑暗。另一邊，插在高架玻璃罩裏的臘燭，給假珠寶的木箱以星

點一般的光明。女商人兩手裹着她的披肩，就坐在她的木櫥裏面打盹。

數年以前，在這女商人的對面，開着一間店鋪，它的暗綠色鋪板，從各個裂縫裏，散出霉氣。由一塊狹長木板製成的招牌上做着一「女子雜貨店」的幾個黑字，在門的玻璃上寫着一個女人的姓名：岱雷斯·賴根，——字體是紅色的。門的左右，向店裏伸長進去的，是幾座襯着藍紙的玻璃櫥。

白天，行人的眼睛只能辨出暗淡光下的商品陳列。

一邊擺着少數縫製的貨物，如：兩三法郎一頂的網布熨摺女帽，輕紗衫袖與領頭；手織毛衣，長襪，短襪與吊帶。每一件變黃和弄皺的物品，都悲慘地掛在一個鐵絲鉤上。玻璃櫥，自上至下，充滿淡白色的，在透明陰暗中，顯出淒涼景象的布塊。新的女帽，有着比較光輝的白色，使點綴櫥板的藍紙，映着顯著的白斑。吊在鐵棒上的有色短襪，在輕紗的灰白與模糊的氛圍中，顯露陰鬱的色調。

另一邊，在較狹的玻璃櫥裏，陳列着綠的毛線團，縫在白卡片上的黑鈕扣，各種顏色

根 賴 • 斯 蕾 岱

子與一張桌補足這全部的傢具。店內似乎是赤裸裸的，冷清清的；打包的貨物，擠在角裏，並不以愉悅的活潑顏色，分散在這裏或那裏。

平常有兩個女人坐在賬台後面：一個側面嚴肅的少婦，一個瞌睡時還露微笑的老太婆；後者大概已有六十歲了；她的肥胖與溫和的面孔，在油燈的亮光之下，顯出蒼白。一隻虎斑的大貓，蹲在賬台的角上，時常看着她在打盹。

較低的旁邊，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，坐在椅子上看書或低聲與少婦談話。他的個子小，很孱弱，有着疲倦的姿態；頭髮是淡黃的，鬚鬚很少，臉上長着赭斑，他好像是個多病的被寵壞了的孩子。

十點鐘未敲之前，老太婆睡醒了。他們關了店舖，全家都上樓去睡覺。虎斑的貓發出表示滿意的鼾聲，跟着它的主人們上去，讓頭擦着扶手欄干的每根木柵。

樓上的住宅由三個房間組成。樓梯通着同時作爲客堂的餐室。左邊，一個陶器的火爐裝在牆壁的凹進所在；對面擺着一個食櫥，許多椅子沿着牆壁排列着，一張赤裸的圓

桌放在房間中央。裏面，在鑲着玻璃的板壁後面，是黑的廚房。餐室的每一邊，都有一間睡房。

老太婆吻過她的兒子與媳婦之後，退到她自己的房裏去。貓睡在廚房的一把椅子上。年輕的夫婦也走進他們的房間。這房間還有第二道門，由一暗狹的小路，通到衙堂。

時常患着熱病的丈夫，立刻上床睡覺；在這時候，少婦開了十字窗門去關外面的木扉。她留在那裏幾分鐘，對面是高的黑牆，粗劣地塗着灰泥，展立在衙堂上面。她只向這高牆投射茫然的一瞥，她像啞吧似的，一言不發，也以厭惡的冷淡心情，回到床邊來。

賴根太太從前是凡爾農的雜貨商人。她在這城市的小店裏活了將近二十五年。她丈夫死了數年以後，她感到厭倦，即把所有的生財都出賣了。她的積蓄與這售賣的所得，使她手裏共有四萬法郎的資本，她把這資本放在銀行裏，每年可以得到兩千法郎的利息。這數目已很夠滿足她的需要。她過着隱居的生活，她不認識這世上的快樂與刺心的憂慮；她讓自己的存在充滿平和，安靜與幸福。

她以每年四百法郎的租金，租得一幢小房子，它的園圃一直通到前面的塞納河岸。這是一所幽閉，僻靜，隱隱有修道院氣味的住宅；一條狹的小徑通到這坐落廣大草場中間的退隱所：它的幾扇窗戶對着河水與河水那邊的蒼綠崗陵開着。這年紀已在五十歲以上的老婦人就幽閉在這孤獨的房子深處，同她的兒子格彌爾及她的姪女岱蕾斯，享

受恬靜的樂趣。

格彌爾那時已有二十歲了。他的母親還像對待小孩子似的寵愛他。她所以如此深切的疼着他，因為他的身體很弱，少年的很長時期都在病痛中過去，她是把他從死神的手裏爭奪回來。孩子一下又一下的患着種種的熱病與種種的想像病症。賴根太與這些可怕的，接連要奪去她兒子的病魔，苦鬥了十五年。她用自己的忍耐，看護與鐘愛，終於完全征服了它們的襲擊。

從死裏救回來而且漸漸長大的格彌爾，仍戰慄地受着疾病的重複侵擾，肉體因而感到很大的痛苦。因成長時受到了阻礙，所以他的身材是又小又弱的，他的細長肢體，只有緩慢與疲倦的動作。爲了這折磨他的孱弱，他的母親就格外寵愛他。她以戰勝的溫柔注視他的可憐與蒼白的小面孔，她自慰地想着，她會給他以十次以上的生命。

在病痛留給他的很少健康時期，孩子就進凡爾農的一個商業學校上課。他在那裏學習書寫與算術。他的學問只限於計算的四則與文法的表皮知識。後來，他再補習書法

與簿記的功課。賴根太太一聽到有人勸她送兒子去中學讀書的時候，就不禁怕得發抖；她知道她的兒子若離開她的身邊，就一定曾沒有性命的，她說書籍會殺死她的寶寶。所以格彌爾是沒有多大知識的，他的無知又給他以另一種弱點。

到十八歲，他仍過着一無所事的游惰生活，他在母親身邊的溫柔中，煩悶得要死，他終於進一個布商的店舖裏，充當夥計。他每月賺得六十法郎的薪水。是他的不安精神使他無法忍受他的游惰。他在這不用腦筋的，讓他終日看着貨單，並在很多相加數字之前，忍耐地計算每一數目的工作中，着實感到安慰，他的精神因而比較平靜，他的身體也隨着比較健康了。晚上，疲倦到了極點，頭腦空空的，他在支配着自己的單調工作裏，嘗到無限的愉快。爲了進布商的店舖，他不得不同他的母親吵嘴；她願意他不離開她的身邊，時常留在兩條毛毯中間，永遠不作任何生命的冒險。青年以主人的姿態說話，他要求工作，像其他的孩子們要求玩具一樣，這並不是義務的精神要他如此，而是由於本能與自然需要的結果。他母親的溫柔與服侍給他以猛烈的自私；他以爲自己是愛着哀憐他與撫

摸他的人們；其實，他過着孤獨的生活，在他的內心，他只愛自己的舒服，並以方法增加自己的享樂。當賴根太太的溫存愛情激起他的厭惡時，他就愉快地可以脫離藥湯與藥丸的蠢笨職業。下午，從辦公室回來，他就同他的表妹岱蕾納河邊去休息。

岱蕾斯也將到十八歲了。十六年前的一天，當賴根太太還開着雜貨店，兄弟戴剛上尉給她抱來一個很小的女孩子。他是從非洲的阿耳及利亞回來的。『看，一個女孩子，你是她的姑母，』他微笑地對她說。『她的母親已經不知道怎麼辦纔好。我就把她帶來給你。』

女雜貨商把她接過來，對她微笑並吻她的玫瑰紅面頰。戴剛在凡爾農的姊姊對於他留給她的這個女孩子，幾乎沒有問過詳情。她只模糊地知道子是生在非洲北岸的奧蘭，她的母親是很漂亮的一個土著女人。上尉在他時以前，給她一張出生的證書，在這上面，他承認岱蕾斯，過繼給他的姊姊，就

族姓。他走了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；數年以後，聽說他在非洲戰死了。

岱蕾斯與格彌爾同睡一床，她就在姑母的柔撫之下，長大起來。她有着鐵也似的體質，可是她也像孱弱孩子一樣的被看護，她分吃她表兄的藥品，她被留在小病人房間的溫暖空氣裏。她蹲在爐火前面沉思，她連眼皮都不低下的注視着對面的火燄，往往經過許多小時。這養病者的強迫生活，使她時常孤僻與沉默；她習得低聲說話與無聲走路的習慣，她沉默，而且一動也不動的留在一把椅子上，眼睛開着，只有空虛的目光。她若舉起一隻胳膊，或向前走了一步，人們就感到她有短小與強大的筋肉以及貓也似的柔軟，她的鎮靜肉體中，彷彿蘊藏着全部的毅力與熱情。一天，她的表兄，因忍不住衰弱而跌倒了，她就以突然的手勢舉起他，並抱他到安妥的地方；這力量的施展，使她的臉上顯出寬廣與熱烈的紅暈。她所過的幽閉生活，她所遵從的病人衛生不能削弱她的瘦而壯健的身體；只是她的面容露出蒼白與稍帶淡黃的顏色，使她在陰暗下面幾乎變成醜的女人。有時，她走到窗口，她默察對面晒着太陽金光的房屋。

賴根太太賣了她的生財並退隱到水邊的小房子之後，岱蕾斯的內心便有快樂的震顫。她的姑母既時常重複對她說：『不要作聲，安靜地留着，』她只好仔細把她本性的全部興奮，隱藏在她身心的深處。她具有無上的冷靜，遮蔽可怕激動的表面鎮定。她相信自己時常在她表兄的房間，與一個垂死的孩子一起；她裝着溫柔的動作，沉默寡言，平靜柔順，說老太婆似的含糊話語。當她看見屋前的園圃，白的河水以及地平線上的蒼翠崗陵時，她就感到奔跑與叫喊的野蠻願望；她覺得她的心在胸膛裏咯咯跳動；可是她的臉上不露一點動靜，她的姑母若問她是否喜歡這個新居時，她總以微笑，作為回答。

從此，生活對她就比較有趣了。她仍保持着她的柔軟姿態，鎮靜與冷淡的面貌，她仍留着，是在病人床上長大的孩子；但是她內心却過着一種熱烈與興奮的生活。倘若單獨在河邊的草上，她就像動物似的腹部向下躺着，張着黑的眼睛，身體曲着，彷彿準備跳躍一般。她就這樣留着幾個小時，腦中不想什麼東西，身上晒着太陽，很幸福地讓手指伸入土裏；她懷着瘋狂的夢想；她挑戰地注視雷鳴一樣的江河，她臆想水已向她奔來，且已開